

欧阳云龙 著

追魂龍虎



四十一

众人还是围上一桌座坐下……红面韦陀战千羽白孤示意一眼色。

大旋风白孤拍拍旁边喻帆肩背，大声道：

“喻老弟，可以醒醒啦！”

喻帆醉眼惺忪，纳在臂弯弯的脑袋，抬了起来。

白孤依老卖老，道：

“不是乡兄叨长几岁，说你几句……你刚才只喝了多少酒，会醉得这份模样？”

“风尘浪客”喻帆，脸上火辣辣红热起来……

在他醉后依稀模糊中，还能回忆起来，喃喃道：

“嗯，咱真的没有喝多少酒，就醉了……”

使劲的搔了搔脑后颈，又冒出一句：

“奇怪……”

大旋风白孤“哼”了声，道：

“奇怪什么……那是你自己酒量差劲……”

围坐桌座上的众人，都注意着大旋风白孤，和风尘浪客喻帆这边。

白孤大杯酒一口送进嘴里，又道：

“你又不是一头‘肥羊’，咱们这里也不是卖‘人肉包子’开黑店的，在你酒里下了‘蒙汗药’……”

喻帆连连摇头，道：

“白兄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咱喻帆借了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朝这上面想……”

红面韦陀战千羽接口道：

“喻道友，可能是你昨夜没睡好，着了些风寒，所以今天几口酒下肚，就醉了？”

喻帆点头不迭道：

“战大侠说得一点不错，咱喻帆昨晚整夜没有好好睡去，客房里窗也开着……不错，准是遭了风寒……”

他嘴上这么说，肚子里却在一阵嘀咕……

活见鬼……昨夜咱睡得象头死猪一样，日上三竿，才睁开眼醒来……中午还喝了不少酒，一点没有醉意，偏偏晚上一顿……

喻帆心里百思不解，可是人家一番诚意邀自己来这里，终不会是开黑店，卖“人肉包子”的，在自己酒中下了“蒙汗药”，人家怎么说，自己也不能说“不是”了。

战千羽一笑，又道：

“喻道友，咱们不必见外，以后还有相聚的机会，昨晚睡得不好，早点回去休息吧……”

汪靖接上道：

“喻道友，那个朱虹地点探听到后，明天上午我会去你住的客栈！”

喻帆忙着向战千羽点点头，又向汪靖这边点点头，嘴里一连声的：

“是，是，是的……”

从座椅站了起来，向众人告辞……

大旋风白孤大声道：

“喻老弟，不送你啦！”

“风尘浪客”喻帆，嘴里回答：

“不敢，不敢……”

两手捧着发热发烫，火辣辣疼痛的脑袋，急步出大厅而去。

西南道上苗人，配制各种离奇古怪的药物，江湖上畏若蛇蝎……“玉面罗刹”谷真，脆生生一笑，道：

“喻帆这一回去，要够他受啦！”

白孤一瞪，问道：

“谷娃儿，要挨多久？”

谷真道：

“一个晚上睡去，明天才会好转过来！”

风尘浪客喻帆离去，众人也已吃喝得差不多，战千羽吩咐把桌上酒菜收起。

长离一呆向汪靖道：

“小兄弟，明天上午你去东门‘金安客栈’一次，把有关朱虹的地点告诉喻帆……接下来的，就是吾等的行动了……”

汪靖道：

“卫岛主，对付‘人屠’朱虹这类角色，咱汪靖一人足够了……”

红面韦陀战千羽道：

“四弟，明天门外‘秃头岩’那件事，这个‘人屠’朱虹，不

能留下，必须送上路……”

大旋风白狐接口道：

“这种他娘的狗才，把宰人作为自己称号，让他尝尝给人‘宰’的味道……”

战千羽道：

“二弟说得不错，从他此一名号判来，这是个跋扈嚣张，横蛮霸道的人……如果万一给他漏网脱走，会延祸到送信去的‘风尘浪客’喻帆身上……”

长离一呆接口道：

“小兄弟，由你去对付‘人屠’朱虹，老夫与秋秋掠阵。”

汪靖上午来东门“金安客栈”，一问掌柜的，才知道喻帆昨夜住宿在进深后院左厢客房。

他找来客房前，轻轻一扣房门，里面传出一响熟悉的声音：

“敲门的该是‘火云邪者’汪大侠了……”

汪靖一笑，道：

“不错，正是区区在下……”

推开房门，里面的“风尘浪客”喻帆，漱洗装束已毕，似乎就等他找来。

喻帆请汪靖坐下后，问道：

“汪大侠，可有探得那个朱虹的迁走地点？”

汪靖道：

“汪某就是来告诉这件事的……南门大街明珠巷，是条曲曲折折很深的巷子……朱虹并没离开明珠巷，只是迁到巷尾最后一幢房子。”

喻帆已找去过明珠巷一次，现在听来一点不错……连

连道谢，道：

“汪大侠，为了喻帆这点小事，却麻烦了您！”

汪靖一笑，道：

“喻道友不必客气，你来杭州汪某略尽地主之谊而已……”

接着问道：

“喻道友，此信什么时候送去朱虹那里？”

喻帆道：

“现在喻某从汪大侠你处，已知道正确地点，那就不必耽误了……喻某将此送去朱虹那里后就即离开杭州，咱们后会有期了。”

汪靖含笑点头，告辞而已……离开“金安客栈”，回来战宅，把情形告诉了众人。

红面韦陀战千羽道：

“不知‘人屠’朱虹，能否找到北门外‘秃头岩’这样一个地点？”

长离一呆道：

“昨晚卫某那封信上，写得很清……出北门外三、五里，拐入左边一条岔道，再前行三、五里……朱虹久居杭州，应该会找到这一所在。”

彩鸾于秋秋道：

“咱们走吧……别让那个‘人屠’朱虹先到那里，找不到人又回去啦！”

三人离开战府，往北门而来……

汪靖想到昨晚那回事上，道：

“卫前辈，鲍兄虽然武技并无突出之处，但他聪明，机智

却是令人心折……”

长离一呆一笑道：

“每个人都有他见长之处，并非仅是武技一项……老夫‘长离岛’的文秋尘，他虽然一介文士，掌管‘飞燕楼’的却是井井有条……”

于秋秋道：

“那个‘巧手鲁班’鲍玉也真怪……怎么会给他想出这样一个拆信的手法……”

三人边走边谈，已出北门……

他们上次对付“幻变千手”费木，和“无为秀士”杜森等，已来过“秃头岩”一次，是以这次轻驾就熟，已走向“秃头岩”而来……

渐渐走近“秃头岩”那一带童山濯濯山坡地时，前面突然传来一响吼叱声，道：

“钛，你们三人站住，大爷要问你们一个地点……”

汪靖抬脸看去……一脸横肉，矮矮胖胖，年纪四十多岁，不错，就是玉笛郎胡争所说的那副模样。

汪靖走近跟前，一笑道：

“尊驾可是有‘人屠’之称的朱虹……所问的地点是‘凌天尊者’柏青，在此‘秃头岩’养真结庐之处？”

“人屠”朱虹诧然一怔……

此三人是何等样人物，素昧平生，如何知道自己名号？

又如何知道自己来此，是寻访“凌天尊者”柏青修禅养真之处？

朱虹鹰目一瞪，道：

“小子，你是谁？行止诡秘，鬼鬼祟祟……咱朱虹有‘人

屠’之称，杀人不眨眼，你不说个清楚明白，咱朱虹要你横尸在地……”

汪靖一笑，问道：

“朱虹，你是否‘鹿鸣帮’中之人？”

朱虹见对方问得出奇……难道“大水冲倒龙王庙”一家人？

鼻子里冒出一股气，“哼”了声，道：

“不错。”

汪靖一点没有火气，淡淡回道：

“‘鹿鸣帮’掌门‘獠牙文魁’曲池，跟你有何种渊源关系？”

人屠朱虹突然想到一件事上……眼前此一英姿轩朗的年轻人，难道是“凌天尊者”柏青前辈故意派来试探自己的？

朱虹有了这样想法，口气缓和了些，道：

“‘獠牙文魁’曲池乃是朱虹早年结义盟兄……你问此作甚？”

衔尾后面的长离一呆，与彩莺于秋秋二人，已分向两边站下。

汪靖缓缓一点头，道：

“朱虹，你刚才可曾收到一封信？你收到此信后，才找来此地……”

人屠朱虹听来有点不对劲，大声问道：

“小子，‘凌天尊者’柏青是你何人？”

汪靖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朱虹，你收到的那封信，那是你人屠朱虹的‘催命符’……区区在下有两个名号，一个是‘凌天尊者’柏青，另一个

名号是‘火云邪者’汪靖……”

人屠朱虹虽然听来无法会意，但凭他江湖上的阅历经验，已知道中了人家圈套……

疾退八步，一声吼叱，道：

“小子，找死……”

这个“死”甫出口，抡腕振肘，一溜银丸，直向汪靖眉心电射而至。

于是——

汪靖急急扭头一闪，一颗“太极珠”贴着耳轮掠过，一响“吧”的声，打在秃岩山石上，裂开一口大窟窿……可见朱虹手劲浑雄，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

汪靖一声清叱，揉身欺上……

“喇喇喇”又有三颗太极珠，划出三溜银芒，朝汪靖上中下三盘袭来。

汪靖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于是——

肩头闪处，一式“犀牛望月”，用左掌向外横斩……一股威猛劲风疾起，把三颗太极珠劈落地上。

两人照面接上，人屠朱虹用个“金豹探爪”拳法，向汪靖胸前攫来……

这种拳法，异于一般掌拳招式……出手时手指弯曲，等到一沾对方衣衫，手指一张，掌心一登，不必吐气开声，就可将敌人伤倒在地上。

这种掌劲，武家也称作“小天星”掌法，专破“铁布衫”“金钟罩”诸类横练功夫。

汪靖乃是邪神厉勿邪传人，又经长离一枭的指点，对江

湖武家出手，已有深切了解。

于是——

赶紧吸腹凹胸，霍地向后一腾，恰把掌心猛劲，一下避过。

人屠朱虹这一手“金豹探爪”，并没撩着汪靖的一丝衣角。

汪靖趁势右掌一起，贴向对方肘臂向外一推，中食二指骈指如戟，其疾如风，照准对方“太仓穴”点到。

人屠朱虹倏然一惊，身形疾转，右腿舒展，一式“横扫千军”，向汪靖下三路横扫而来。

汪靖知道对方这一腿十分利害，一给扫着，紧如木石都要折断，于是拔地往后一跳。

两人在“秃头岩”山坡地上，盘旋进退，你攻我守，连斗四五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

人屠朱虹斜飞七尺，嘿嘿一笑，道：

“火云邪者汪靖，你的兵器上再见过高下……”

一响“铮”的声，从肩背处，亮出一根似铲非铲，似棍非棍的外门兵器……此兵器武家称作“蛇头杖”

汪靖见对方亮出兵器，他也把“奔雷剑”执握在手，一声清叱，身形闪射，挺剑便刺。

壁上观的秋秋，走来长离一桌处，一指道：

“卫前辈，靖哥又要施展‘快剑’了！”

长离一桌缓缓颌首，道：

“刚才吾等低估‘人屠’朱虹，原来他手上也有两下子。”

人屠朱虹手疾眼快，揉身横杖，“当”的声，硬招架上对方剑脊，一下挡开……

嘿嘿一笑，杀机陡起……“蛇头杖”一个翻转，“嘶”的破风声中，向汪靖盖顶砸到。

汪靖不慌不忙，手中“奔雷剑”向杖头一架，身形旋风似的一挪一转，连人带剑，卷起一股冷芒……就在这石火电光之间，反向对方肋下刺进。

这种以攻应攻之势，用来十分凶险，剑术若是不到炉火纯青之境，不敢轻易施展。

人屠朱虹倏然一惊……

身躯一横，杖尾如怒舒卷，往回一圈，冷电似的抽了回来。一响“当”的声，正巧敲上汪靖剑身。

汪靖给他这记硬招架上，震得掌心微微发热，剑尖荡开半尺……

这一发现，汪靖知道自己不能轻敌，要施展纯练剑术，才能栽下对方。

于是——

变招易式，后退半步，腕把翻处，剑走快剑“掣电掠虹剑”“回天七匝”一招，直向对方递来！

人屠朱虹此番对这个叱咤江湖，睥睨武林的“火云邪者”汪靖，照面交手，果然发现跟一般等闲之流，全然不相同……

对方剑术威猛，激烈、深奥、诡秘……且有无尽止的潜力，绵绵不断而来。

自己若是稍有疏忽，就得血溅七尺，横尸在对方的剑下。

人屠朱虹不敢怠慢，立即奋起神威，挥舞蛇头杖，施展出九九八十一路“回天杖”杖法。

朱虹这一展出，果然不同凡响，威力惊人……蛇头杖上下翻飞，宛若冷电、惊虹……吞、吐、撒、放、迎、送、舒、卷……追如游龙翔空，退若怒蛟捣海。

汪靖剑走“掣电掠虹剑”，掺入八八六十四路“玄门八卦剑”，迎住人屠朱虹……随着这根“蛇头杖”，见招破招，见式拆式。

双方兵器交手，斗上三十余回合……时间一久，人屠朱虹，已渐渐居落上风……

人屠朱虹知道再缠战下去，不但要败在汪靖之手，说不定还要丧命对方长剑之下！

三十六策，走为上策……

侧目一瞥，发现已有两人把风掠阵。

长离一枭和彩莺于秋秋，两人又峙立两边……长离一枭双目炯炯如电，凝视场中打斗。

彩莺于秋秋“龙渊剑”出鞘，柳眉转动，杏眼发威，注视着这边。

朱虹知道已脱身不得，于是决定用个险招，来个出奇制胜。

于是——

撒杖头，坐杖尾，疾向汪靖下盘，横扫而至。

汪靖奋身向左一跳，跟着“奔雷剑”剑尖，向杖头一点……用四两拨千斤之法，卸除对方劲力。

朱虹这一招是虚式，倏然左手一提，右掌往上一穿……左手按着杖尾，杖头疾向汪靖盖顶拍下。

汪靖用“奔雷剑”，向上一翻，往右一封……用个“粘”字诀，猛横身，疾探指，照准人屠朱虹“曲池穴”点下。

人屠朱虹急把左脚向外一滑，身躯向左一横……

这蛇头杖借着对方一封之力，杖身猛往地上一拍，身子已腾出丈外。

汪靖踏步欺上，“奔雷剑”又向对方华盖穴递来。

朱虹突然左臂一振，杖棍翻起，直敲汪靖足踝……疾若游电闪空。

壁上观的彩莺于秋秋，看到这一歹毒招式落向汪靖，“呀”声叫了起来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……

汪靖脚下微一垫步，双掌带剑一合，旋风似的一闪一转，已经飘向朱虹肩后……

“奔雷剑”犹若长蛇吐信，寒光闪处，照准朱虹“伏兔穴”点来……

如果这一点中，左腿立断。

据刚才人屠朱虹所说，他是“鹿鸣帮”掌门“獠牙文魁”曲池，结盟义弟，显然他一身功夫不会含糊。

于是——

疾忙矮身塌腰，腕肘一坐，蛇头杖旋转过来，反向汪靖右腿而下。

汪靖左脚微提，身如风飘，滴溜溜一个转身，又闪到朱虹右肩后……

掌中这口“奔雷剑”，疾向杖头点来……剑尖正落杖头，一响金铁交鸣声中，杖头倒震而回。

汪靖趁势一提剑，进招迫上，直向人屠朱虹的面门划来。

朱虹蛇头杖已被震出，门户大开，想要抽招换式，已经

来不及了。

于是——

左掌一翻，力贯左臂，运足一口正气，全身坚硬如铁……左手五指骈立如掌，贴上对方剑脊向外一推，想要把蛇头杖圈回！

但汪靖所施展的快剑“制电掠虹剑”剑法，不但迅捷无比，而且变化莫测。

就在这眨眼一瞬之间……矮身坐腕，剑光闪处，一招“追风捕影”，又向朱虹胸窝点到。

人屠朱虹慌忙一卸肩，正要用个“蜉蝣点水”身法，直跳出去……

汪靖这套快剑，一招套一招，一式接一式……

倏地剑身往下一沉，一声清叱：

“着！”

快剑“寒光三闪”一招递出……一招三式，扫面门，挂双肋，袭大阴……疾若惊虹，电射而至。

人屠叫声：“不好……”

再也闪躲不及，就在“嘶嘶嘶”剑身破风声，左边耳朵削去，胸窝剝出一口血窟窿，那条右腿脱体飞离丈外……鲜血直流，朱虹浑身殷红！

敢情此时此刻的人屠朱虹，已不知道自己伤在何处，伤到何等样程度……

“叭”的声坐倒地上，两眼圆睁宛若两颗铜铃，瞪着汪靖，狠狠道：

“小……小子，‘鹿鸣帮’不……不会放……放过你……”

这个“你”字着落，已气绝仆地而亡。

两人走近前……长离一呆道：

“小兄弟，吾等把这具尸体掩埋了！”

汪靖应了声，和彩莺于秋秋两人，用宝剑在山坡边沿挖了口深坑，把人屠朱虹尸体埋了下去，上面再堆上一层泥土。

三人把这个事料理妥善后，离“秃头岩”，往杭州城而来……

彩莺于秋秋想到这一件事上，道：

“卫前辈，上次‘幻变千手’费木和‘无为居士’杜森两人，这次‘人屠’朱虹，都丧命在那个‘秃头岩’山坡地上……奇怪，坏人都会死在那里？”

汪靖接口道：

“秋妹，这并不奇怪，只是巧合而已！”

长离一呆撩起一丝感慨，道：

“这就是江湖上一句话……生有处，死有地……”

三人回来战府，把北门外“秃头岩”的经过情形，告诉了众人。

汪靖突然想到一个人身上，向战千羽道：

“大哥，倩姑娘已有几天未曾看到，她回去南大胡同‘吉祥钱庄’他父母亲那里了？”

黄倩倩有两个“住处”，有时回去父母亲那里……”

红面韦陀战千羽，对汪靖的义妹倩倩姑娘十分疼爱，同时也有跟长离一呆同样的想法，使自己小兄弟汪靖添一个清丽娟秀的妻子，是以战府就有一间舒适，宽敞的卧房。

倩倩姑娘来战府，就住在这卧房中。

黄倩倩在战府，跟谁都相处得很好，不过跟祝颐的那口子裴敏更接近。

倩倩的卧房，就在他们夫妇俩住的后面……倩倩也用了汪靖的称呼叫裴敏“三嫂”，她们两人有空的时间，就会凑在一起谈个不完。

倩倩姑娘另外还有一种情形……如果汪靖回来大哥家，她就留战府，不回父母那里。

汪靖向战千羽问这话时，祝颐的妻子裴敏，也在外面这间大厅上。

她接口道：

“四弟，倩妹前天回南大胡同她父母亲那里了……”

汪靖含笑问道：

“三嫂，倩妹有跟你说了……”

裴敏道：

“是的……那天倩妹来我房里……南大胡同来了一个人，说是她邻居，那人带了她父亲的口讯，要倩妹回去‘吉祥钱庄’一趟，她就走了……”

长离一呆含笑道：

“小兄弟，你在大哥家时，倩姑娘也不想回去家里了……”

众人在厅上谈着时，老门房战贵匆匆走了进来，向战千羽哈腰一礼，道：

“老爷，倩姑娘的爹，‘吉祥儿庄’那位黄掌柜要见你……”

战千羽哈哈笑了起来：

“这也真巧，咱们正谈到倩倩姑娘，她父亲黄老丈找来

了……快请！”

战贵退出大厅，不多时，倩倩的父亲黄为善进来……向众人见过礼后，朝厅上回顾一匝，含笑道：

“战爷，倩倩这丫头，来到你府上后，连家里的爸妈都忘了……”

长离一呆已听出黄为善话中弦外之音，不由脸色一怔……

战千羽浓眉蹙紧，接口道：

“黄老丈，前天你不是托南大胡同邻居，带了个口讯来，要倩倩回去……难道她没有回去‘吉祥钱庄’？”

黄为善两眼直直的道：

“没有啊……战爷，要来小老弟自己来了……南大胡同一带都是大买卖，大掌柜的，小老儿怎敢麻烦这些邻居……”

一顿，又道：

“她娘多天没有看到丫头，今天要小老儿把这孩子带回家去……”

话到这里，想到战千羽末尾那句话的严重性，结巴巴问道：

“战……战爷，你是说前天倩倩已回南大门胡同了？”

战千羽给黄为善这一问，却回不出话来了……目光朝厅上长离一呆，大旋风白孤，汪靖等游转看去。

长离一呆向黄为善道：

“黄老丈，你暂且别慌张，可能倩姑娘发生了一些意外变故……以吾等战府这几人，相信不难把倩倩找回来……”

黄为善坐下椅子，望了望战千羽，又朝汪靖等众人看来